性理大中

性理大中卷之十一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仁

程子明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

撝謙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陽明王子發明此段最爲切至其言曰大人之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唯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哀鳴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

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裂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

程子（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此道於物無對。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訂頑即張子西銘）〇二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耳。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爲天地。故聖人之志止

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撝謙曰。天地一切覆載。然必使之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聖人老安少懷。亦必舉直錯枉。故類族辯物。乃爲同人之象。人虎同居。是養虎而非養人矣。

問仁。程子伊川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退之言博愛之爲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觀物於靜中。皆有春

意○觀雞雛此可觀仁○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爲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伊　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

伊　公則一私則萬殊○

伊　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

也。聖人人倫之至。既通倫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大抵盡仁道。即是聖人。非聖人不能盡得仁道。問曰。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此語何如。曰此語固無病。然措意未是。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豈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中庸盡己之性一段可見矣。

撝謙曰。如顏曾思孟。可謂之聖。謂其體用兼備。已到至處。如明道可謂之仁者。未可謂之聖。聖則上

下古今必無一語之誤

上蔡謝氏曰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

和靖尹氏曰鮑某嘗問伊川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曰愛人仁之事耳焞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事致思久之忽有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唯公可盡之伊川沉思久之云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

也天心所以至仁者唯公耳人能至公便是仁

　　攜謙曰仁自然公恐公未盡仁如佛氏不可謂不公然不可謂仁

　延平李氏答朱子書曰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天理見則知仁矣如顏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之之語皆其切要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體通有無貫幽明無不包括與人指示於發用處求之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是天理無所不備具若合而

言之人與仁之名亡則渾是道理也來論以爲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的一个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擴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爲人而異於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雜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

訊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為此理唯人獨得之即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朱子與呂子約書曰熹昨來之說善善速惡惡緩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唯輕功疑唯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个意思常在便是天地生物之心若但一向愁然無情則恐或有流於申商慘覈

之科矣試更思之○問程子言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朱子曰須先識得元與仁是个甚物事更就自巳身上看如何是仁如何是義禮智既識得這个便見得這一个能包得那數个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在人如惻然有憹初來的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看鷄雛可以觀仁爲是那嫩小的便是仁的意思在楊道夫曰如先生之言正是程子說復其見天地之心復之初爻便是天地生物之心也曰今只將公所見看所謂心

便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觀之便見心譬如穀種三語出程子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曰仁者心之德猶言潤者水之德燥者火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根水之源試以此意思之○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如糖之甜醋之酸○仁是根愛是苗不可便喚根做苗然而這个苗却定從根上來○問韓愈博愛之謂仁曰是指情為性了問周子說愛曰仁與博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

愛做仁了終不周。

撝謙曰看來韓子之說與周子之說不甚相遠。雖未盡。然不悖。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如有人問梅樹或指根答之。或指枝答之。莫非梅樹。必問如何是梅之全。方合根株答之。如孔子自言仁。便不偏乾文言是也。周子韓子是以其發處爲全也。○夫子言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只入个字體用兼盡輕重皆得。化工之妙。

[illegible]子曰仁自是个和柔的物事。譬如物之初生。自較

和柔及至夏間長茂。方始稍堅硬。秋則收結成實。冬則斂藏。然四時生氣無不該貫。如程子說生意處。非是說以生意為仁。只是說生物皆能發動。死物則都不能。譬如穀種蒸殺。則不能生也。○葉賀孫問公是仁之體。仁是理。曰不用如此說。徒然不分曉。只公是無私。無私則理無或蔽。今人喜也是私喜。怒也是私怒。哀懼愛惡欲都是私。苟能克去己私。擴然大公。則喜是公喜。怒是公怒。哀懼愛惡欲。莫非公矣。此處煞係利害。顏子所受於孔子。只是克己復禮為仁。○仁

之道只消道一个公字非以公為仁須是公而以人體之伊川自云不可以公為仁世有公為心而慘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

楊謙曰此以公愛為仁卽韓子博愛之謂只公字兼得理一分殊

答張敬夫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恕者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

之分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爲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爲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脉貫通耳。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爲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爲性耳。今欲矯其

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幷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又答欽夫書曰。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特爲衆善之長。雖列於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易傳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亦是正指生物之心而言。非別有包四者之仁。而又別有主一事之仁也。○或曰。每常處事。或思慮之發。覺得發之正者心常安。其不正者心

常不安。朱子曰然只那安不安處。便是本心之德。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个安與不安而已。○答吳德夫曰。承諭仁字之説。足見用力之深。竊意不欲如此坐談。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於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於動靜語默間。勿令間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克己復禮。私欲盡去。便純是溫和冲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其餘人所以未仁者。只是心中未有此氣象。○作仁說曰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說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巳矣。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

待思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旣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敎。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

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性情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者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

而予顧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眞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尙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

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已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則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云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予尙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撝謙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之情曰愛。愛之實曰無私。以是承先曰孝。以是保後曰慈。達於同類曰和順。推之於庶品萬物曰茂育。○愛生於仁而能賊仁。蓋情生於性而能滅性。火生於木而能焚木。

危矣哉。

仁義禮智

朱子答何叔京曰。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个有條理的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个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問仁義禮智立名。曰說仁便有慈愛的意思。說義便有剛果的意思。聲音氣象。自然如此。○生的意思是仁。殺的意

思是義發見會通是禮收藏不測是智○仁禮屬陽義智屬陰○或問論語言仁處曰理難見氣易見但就氣上看便見如看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也難看且看春夏秋冬春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陽春生育之氣行乎其中○問元亨利貞有次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曰發時無次第生時有次第

楊謙曰元亨利貞雖有次第至因感而發仍無次第

北溪陳氏曰。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只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仁在天爲元。於時爲春。乃生物之始。萬物於此方萌芽發露。如仁之生生。所以爲衆善之長也。禮在天爲亨。於時爲夏。萬物到此時。一齊盛長。衆美所會聚。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燦然文物之盛。亦衆美所會聚也。義在天爲利。於時爲秋。萬物到此皆成遂。各得其所。如義斷制萬事。亦各得其宜。秋有肅殺氣。義亦有嚴肅的意。智在天爲貞。於時爲冬。萬物到此時皆歸根復命。收斂都定了。如智見得萬物是非都

一定。確然不可易。便是貞固道理。貞後又生元。元又生亨。亨又生利。利又生貞。只管如此去循環無端。總而言之。又只是一个元。蓋元是个生意。亨只是此生意之通。利只是此生意之遂。貞也只是此生意之藏。此元所以兼通四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謂統乎天則終始周流。都是一个元。如仁兼統四者。義禮智都是仁。至其爲四端。則所謂惻隱一端。亦貫通乎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而爲之統焉。今卽就四端不覺發動之初。眞情懇切時。便自見惻隱貫通處。

故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可謂示人親切萬世不易之論矣

義

程子伊曰君子不以天下為重而身為輕亦不以身為重而天下為輕凡盡其所當為者○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

朱子曰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為人之理與生俱生乃

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啓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即當一切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唯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懾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

西山眞氏曰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曰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即是利此

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至南軒先生又謂無爲而爲皆義也有爲而爲即利也。其言愈精且微。學者不可不知也。且如見赤子入井有惻隱之心。此乃天理自然形見。非有所爲而然。此際若有一毫要譽納交之心。即是有所爲而爲。即利心也。二者相去毫釐之間。而公私邪正之分。則天淵矣。故朱子謂南軒此語乃發先賢所未發。有功於聖門。學者所宜深味也。

撝謙曰。南軒謂有所爲爲之則非義。其所謂有所爲者有所利也。若義只是宜也。行當然之理。謂之

義義在於小灑掃應對亦非瑣屑義在於天經天緯地亦爲固然○釋老之教善也利而誘之儒者不然當爲則爲之而已矣不言所利大矣哉○自先儒闢功利之習而儒道明後儒之雜者騖功利之說而文之曰有用之學夫有用之學孰如管仲而仲尼之徒耻道之又況於定一方攻一邑以語儒者之用何其小也

禮

君子曰禮只是一个序

擬議曰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只是萬物各有定所置之得其所則治此所謂禮也在一身爲威儀五事九容之類是也在下者大禮冠婚喪祭鄉相見是也在上者五禮吉凶軍賓嘉是也古人恐人於造次之際苟簡成亂故一言一動皆爲儀注此禮之可前定者也至於臨事遍變合節此禮之可以義起者也其詳則禮經具矣要之均一器也宜下而置之上宜上而置之下皆非禮均一事也宜先而後後之宜後而或先之皆非

禮天秩之謂禮

范氏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可一言以蔽之曰。無不敬。

朱子曰。禮儀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齋之類。皆是其中小目。

問性中之禮。於何見之。𢡃謙曰。先王以禮教中。只中便是禮。於發見處見之。

者[illegible][illegible]曰守道者當確然而不變得正則遠邪就[illegible]則這是無兩從之理

朱子曰學聚問辨明善擇善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功也人為學須要知个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个徹底是那个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徹這心裏方有所主

撝謙曰智屬冬而歲氣始於冬冬至以後是來歲之氣冬至以前是往歲之氣故北方玄武之宿有一龜一蛇人身五臟亦有兩腎仁義禮智之中惟

智却有兩義。一是神以知來。一是智以藏往。能推者智也。能記者亦智也。人少年無知。故此時之智。以知來爲重。知識既長。此時之智。以藏往爲重。貞下起元。全在於此。〇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自幼至長。日開明於道德仁義之訓。然後其智。純而不雜。自幼至長。日引致於天地人物之故。然後其智大而無外。或者誤解大雅不識不知之言。入於佛氏無學之說。以不辨是非善惡爲覺體。非儒學也。〇天大生。地廣生。莫非仁也。何以屬春。蓋舒陽和。天

地交泰生意此時爲盛。天下當然之理莫非義也。何以屬秋。天地但欲生。不欲殺。但喜發。不喜收。有時而收且殺者。非天地意也。只是理當然耳。不殺不收。將來生發不得。只得斷制住了。故此時方見義氣。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有定位者。莫非禮也。何以屬夏。凡流行暢茂時。上下之位始定。人家衣食足而後知禮節。亦是如此。學在明理。智何以屬冬。知宜藏而不宜發。聖人使仁義禮淡於人倫。而爲智於不見之地。所謂顯諸仁。藏諸用者此也。

誠信忠恕

程子　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伊　動以天爲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以實之謂信。○言行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明　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茂叔以爲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北溪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伊川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晦翁又增兩字。曰眞實無妄之謂誠。道理分曉易明。後世說至誠兩字。動輒加諸人。

則虛僉謙恭敬謹的意思。不知誠者眞實無妄之謂至誠。乃眞實極至而無一毫之不盡。惟聖人可以當之。如何可容易加諸人。

敬軒薛氏曰。心無妄思。一心皆天理。身無妄動。一身皆天理。事無妄作。事事皆天理。○人於實之一字而念念不忘。隨事隨處省察於言動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必使一事一念。皆出於實。斯有進德之地。

楊謙曰。仁屬東。義屬西。禮南智北。信屬中央土。則信者止是中實之義。而能遊行於四方。古人所謂

信如四時者。只是寒暑揆候而至。分毫不爽。唯其中實。發出來便如此。至如誠字從成。葢實仁方成其為仁。實義方成其為義。實其明聰方成耳目。

北溪陳氏曰。忠信二字。從古未有人解得分曉。諸家說忠。都只是以事君不欺而言。夫忠固能不欺。而以不欺名忠則不可。如此則忠之一字只事君方使得。說信又只以不疑而言。信固能不疑。而以不疑解信則不可。如此則所謂不疑者。不疑何事。說字骨不出。直至程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方說得確定。

盡己。是盡自家心裏面。以所存主者而言。須是無一毫不盡。方是忠。如十分的話。只說得七八分。猶留兩三分。便是不盡。不得謂之忠。以實。是就言上說。有話只據此實物說。無便曰無。有便曰有。若以無爲有。以有爲無。便是不以實。不可謂之信。忠信非判然二物。從內而發出。無一不盡是忠。發出外來。皆以實是信。明道發得又條暢。

攝謙曰。忠是無私。覩子以子文爲忠。只無喜無慍處便是忠。不必發出來無不盡也。前輩以中心爲

忠。如心爲恕。極是但盡巳。推巳是學者之忠恕也。

信不必在言。孟子言有諸巳之謂信。中庸言不言而信如潮信。可見。

朱子曰主於內爲忠。見於外爲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根本中發出枝葉。枝葉即是本根。

北溪陳氏曰。自漢以下。恕字義甚不明。至有謂善恕巳量主者。而范忠宣公亦謂以恕巳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字。就巳上着不得。據他說恕字。只是个饒人

的意思如此。則是已有過。且自恕已。人有過。又并恕人。是相率爲不肖之歸。豈古人推己如心之義乎。故忠宣公謂以責人之心責己。一句說得是。以恕己之心恕人。一句說得不是。其所謂恕。恰似今人說且恕不輕恕之意。字義不明。爲害非輕。

道

程子明曰。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與聖人同乎。○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問道無眞假。伊曰。既無眞。則是假耳。既

無假則是眞矣。眞假皆無。尚何有哉。必曰是者爲眞。非者爲假。不亦顯然而易明乎。○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使如槁木。心使如死灰。豈有眞做牆壁木石而可謂之道。所貴乎智周乎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他只謂必有事焉。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如何處有事。

上蔡謝氏曰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

撝謙曰無顯微無內外見顯微內外莫非道之所在不可揀擇非如佛家之說并顯微內外之名亦不立也

和靖尹氏謂呂堅中曰吾道甚平易明白須行到無內外無思慮始得

撝謙曰無思慮只是自然心存無雜思慮非謂應思之事亦不思也要之無思直須天下之理無不

盡明。方可。不然必不免偏執妄行。

延平李氏曰。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身有迫於饑寒之患者。遑遑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然饑而思食。不過乎菽粟之甘。寒而求衣。不過乎絺袍之溫。道之所可貴。亦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耳。舍此之不務。而必求夫誣誕譎怪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是猶饑寒切身者。不知菽粟絺布

送爲美而必求夫珍異侈靡之奉焉求之難得享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

朱子曰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乎父子。義莫大乎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答呂伯恭曰承論所疑所未安者。其病在乎略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却不

知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初不害乎本體之渾然
也○問昔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
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君臣父子兄弟上求諸先
生之言不曾有高遠之說曰明道之說固如此然君
臣父子兄弟之間各有當然之理此便是道○道訓
路大槩說人所共由之路○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
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
理相間斷了所以明道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
間分別得一个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

不相離也○一陰一陽之謂道猶言一闔一闢謂之變闔闢非變也一闔一闢則是變也蓋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道也○問況觀天地間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四時行百物生這是道之流行發見處即此而總言之其往來生化無一息間斷處便是道體否曰此體用說得是但總字未當總便成兼用說了如這身是體目視耳聽手足運動處便是用如這手是體指之運動提掇處便是用因舉論語集註曰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曰即是此意○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个公共的道理德便是得此道於身則爲君必仁爲臣必忠之類皆是自有得於已方解恁地堯所以脩此道而成堯之德舜所以脩此道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羲黄以降都只是這一个道理亙古今未嘗有異只是代代有个人出來做主做主便卽是得此道理於己不是堯自是一个道理舜又是一个道理文王周公孔子又別是一个道理○體是這个道理用是他用處如耳聽目視自然如此是體也開眼

看物著耳聽聲便是用人只是合當做的便是體人做的便是用譬如此扇子有骨有柄用紙糊此則體也人搖之則用也如尺與秤相似上有分寸星銖則體也將去秤量物事則用也

樂菴李氏曰道一而已而以脩身爲本○或問如何是道曰若能於父子親於君臣義於夫婦和於兄弟敬於朋友信只此便是道何必他求令人更不去人倫上尋討但曰吾學道亦惑矣

南軒張氏曰凡一飲食一起居之間莫不有其道焉

賢者隨時而循理在聖人則如影之隨形道固不離乎聖人也

北溪陳氏曰學者求道須從事物千條萬緒中磨練來若就事事物物上看亦各有个當然之理且足容重足是物重是足當然之理手容恭手是物恭是手當然之理如視思明聽思聰明與聰便是視聽當然之理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便是坐立當然之理以類而推大小高下皆有个當然恰好的道理古今所通行而不可廢者故欲求道之士須是就人事中盡得

許多千條萬緒當然之理然後可以全體是道而貫具於我非可舍吾身人事超乎二氣之表只管去窮索未有天地始初之妙以爲道體則在我此身有何干涉

敬軒薛氏曰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 欲作慾

理

程子明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出來○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

所以兼至於君臣父子之間皆是理○觀天理須放開意思開濶得心胸便可見○明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毋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在物為理處物為義

朱子曰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為君須仁為臣須敬○問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自然處皆須兼之方於理字訓義為備否且舉其一二如惻隱者氣也其所以能是惻隱者理也蓋其中有是理然後形諸外為

是事然不能爲是事則其中無是理矣此能然處也又如赤子之入井見之者必惻隱葢人心是个活的其感應之理必如是雖欲忍之而其中惕然自有不能以已也不然則是槁木死灰理爲有時而息矣此必然處也又如赤子入井則合當爲之惻隱葢人與人類其待之理當如此而不容不如此也不然則是爲悖天理而非人類矣此當然處也又如所以入井而惻隱者皆天理之眞流行發見自然而然非有一毫人爲預乎其間此自然處也其他又如動靜者氣

也。其所以能動靜者理也。動則必靜。靜必復動。其必動必靜者理也。事至則當動。事過當靜者。亦理也。而其所以一動一靜。又莫非天理之自然矣。又如親親仁民愛物者事。其所以能親親仁民愛物者理。見其親則必親。見其民則必仁。見其物則必愛者。亦理也。在親則當親。在民則當仁。在物則當愛。其當親當仁當愛者亦理也。而其所以親之仁之愛之。又無非天理之自然矣。凡事皆然。能然必然者。理在事先。當然者。就事而直言其理。自然則貫事理而言之也。四

者皆不可不兼該而止就事言者必見理直截親切在人道爲有力所以大學章句或問論難處唯專以當然不容已者爲言亦此意熟則其餘自可類舉矣曰此意甚備大學本亦更有所以然一句後來看得且要見得所當然是切要處若果得不容已處卽自可默會矣○問程子言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曰眞个是未有無對者看得破眞个是詫異好笑且如一陰一陽便有對至於太極却對甚的曰太極有无極對曰此只是一句如金木水火土卽土亦似無

對。然皆有對。太極便與陰陽對。土便與金木水火對。葢金木水火有方所。土却無方所。亦對得過。胡氏謂善不與惡對。惡是反善。如仁與不仁。如何不可對。

○問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有動必有靜。有陰必有陽。以至屈伸消長盛衰之類。莫不皆然。還是他合下便如此耶。曰是他合下來如此。一便對二。形而上便對形而下。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對。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內有外。又各自爲對。雖說無獨必有對。然獨中又自有對。且如碁盤路兩兩相

對。未稍中間只當一路。若似無對。然此一路對了三
百六十路。此所謂一對萬。道對器也。
撝謙曰。陰陽有對。雖是自然。然在人須知當然。彼
知進而不知退。只坐不知當然耳。
問程子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
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
可道上面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
途轍。他所謂途轍者。莫只是以人所當行者言之。凡
所當行之事。皆是先有此理。却不是臨事時旋去尋

討道理曰此言未有這事先有這理

北溪陳氏曰萬古通行者道也萬古不易者理也

敬軒薛氏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以其公天地萬物爲一體屈伸消息進退存亡一由乎理之自然而不自私也○但當循理不可使氣

德

程子曰一德立而百善從之○存諸中爲德發於外爲行德之成其可見者行也○伊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問立德進德先

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於立

朱子曰方獨處默坐未嘗事君親接朋友在我者已渾全是一个孝弟忠信人以此做將出來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交則必信不待旋安排蓋存於中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正謂以此德而見諸事耳

北溪陳氏曰德者得也不能離得一个得字古經書雖是多就做功夫實有得上說然亦有就本原來歷上論如所謂明德者是人生所得於天本來光明之

理具在吾心者。故謂之明德。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長。此便是得於天本明處。有所謂達道者。是古今天下人心之所同得。故以達言。有所謂懿德者。是得天理之粹美。故以懿言之。又有所謂德性者。亦只是在我所得於天之正理。故謂之德性。德性辨見前

敬軒薛氏曰。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

撝謙曰。德本輕而能重。德本動而能靜。德本急而能緩。此進德之基也。若一味厚重靜定寬緩。多成愚厖呆滯之體。則非所以爲德也。○韓退之仁與

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二語確然不易覯書中常厥德厥德靡常德唯一德二三及凶德惡德之類與易中君子小人道長道消之類可見○不易者德也易者道也何謂不易者德也曰德唯一至善是也仁義禮智根心而生如北辰之居所而天道以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而不爲所以養其心於至純而不使有兩端之惑故曰不易者德也何謂易者道也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進退存亡得喪者道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時貧而

貧時富而富時上而上時下而下。在心卽有動靜。在身卽有行止。在口卽有語默。在目卽有啓閉。在耳卽有寂感。一二則神。兩則化。故曰易者道也。德易則不恒。致羞。道不易則與時偕極。世之君子。於其不當易者。每多游移於權術。於其當易者。執一而不變。其游移似乎弘通而害德。其執一似乎易簡而賊道。非明察何繇辨焉。

中　兼論權

程子曰。中之爲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爲性。

則中與性不合。又曰中即性也。此語極未安。中者所以狀性之體段。如天圓地方。又曰中者性之德。此爲近之。又曰不若謂之性中。又曰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又曰赤子之心可以謂之和。不可謂之中。○蘇季明問喜怒哀樂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

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
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
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
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程子伊曰事
事物物皆天然有个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問
時中何如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
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
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如三過其門
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

則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撝謙曰。時中之道。唯易言之最明。蓋易言象數者也。象數者理之律度量衡也。言理不依象數其得無徵也。其失無徵也。如今洛陽天下之中。欲至洛陽。必先訪道途於常所來往。然後敢行。途中依次盡誠致敬。詢之途人。猶懼舛錯。必證之先訪途經。不敢自任私見。亦不敢中道退歸。日行不止。既至洛。測之於天時日景。稽之土物。然後灼知洛陽爲天下之中。今則不然。以爲道途。莫非幻妄。人言最

多訛謬莫盡於吾心宜視絕聽信足而行踰山陵谷綿旋數歲不知所至何所一旦遇西域之重譯與言彼國風土欣言吾所願往正是此方與之共騎又復萬里幾至西極乃曰天下之中眞在是矣有人詢其初志哀其途迷上指天文下陳地界開示道理使之知反則拂然怒曰吾力行已久不知費幾年月乃至此豈爾坐談者所能辨哉遂至老死不識天中嗚呼今之鄙薄象數涉視器物去學問而言德性曰陰陽不足言吾唯明其所爲無極

者可哀也已○中者極至之一理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以中無常所故也中且正只是常道有不正而中則是變也此須是權常道無二變則有二有二理而不可得兼不得不權其輕重以趨於一理也故權者從兩端而生者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權之謂也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未嘗不是然未有處常事而可以反經者必以兩事相較而生權又未有擇於兩端之中取其輕而反謂之能權者如孟子論生與義皆我所欲則皆是經不可得

兼訓舍生取義。是謂能權。若舍義取生。是謂不能權。今人輕重倒置。是以不能權爲權也。要知權須要識得正經上銖兩分明。方可以稱輕等重。精義入神。權之謂也。比如春生秋殺。生爲仁。殺爲義。殺是反乎生者也、然殺以成其生。是能權也。權亦只是經也。若竟以仁爲權則不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譬之中立而不倚。發而皆中節。譬之旁行而不流。今禪學偏重未發。則是呆立在中央。不敢略近四旁。執中無權。猶執一也。義正如此。須知

有中央之土。又有王四時之土。○天性得中者。自小來便權得幾分。天性偏枯者。愈學問愈力行。失之逾遠。○中也者。天下之大本。謂心不偏於一情。則可爲天下之大本。謂其發而必中節也。後之學者。誤以未發爲天下之大本。遂以不發爲妙。相去千里。○中庸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是並重之言。世儒不知。乃若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小末也。此所以自誤。而不知也。問中既是本根。和即是枝葉。既爲

本末。豈無輕重。目緣今人并不知本末。夫所謂末輕於本者。以一枝一葉。對本而言也。以一枝一葉而言。則末輕於本。中庸所謂達道者。合衆枝衆葉對一本而言也。合衆枝衆葉而言。則末與本敵。故本撥而枝葉萎。枝葉並萎。則本根亦撥。交養互藏之理也。